



“《诗品》品陶之失”

略说(外一则)

□汪微

南朝齐梁间文学批评家钟嵘《晋安王记室》所著《诗品》，将两汉至梁122位诗人分列上、中、下三品加以评论，其中把东晋陶渊明列于中品，为后世所诟病。

1948年6月上海开明书店版钱钟书《谈艺录》有《诗品之品第陶诗》一则，对《诗品》品陶之失有所论述；1984年中华书局版《谈艺录》删去《诗品之品第陶诗》，而附于《陶渊明诗显晦》之后；1979年中华书局版钱钟书《管锥编》亦有专论《诗品》品陶的章节，都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其中《谈艺录》及《诗品》品陶是这么说的：“记室之评渊明曰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贞古，词兴婉惬。又标其风华清靡之才，此岂上品考语？”言下之意，钟嵘虽然陶渊明中品，大概只是囿于当时浮华低迷的文坛风气，其实内心中对陶渊明还是另眼相看的。所以钱钟书又得出结论，认为钟嵘评陶渊明诗，表面看起来“眼力不高”，实际上明眼人透过评语不难悟到陶诗的“贵气盛词丽，所谓骨气高奇、词彩华茂”。清代王士禛在《渔洋诗话》中说得更干脆：“钟嵘《诗品》，余少时深喜之，今始知其踏谬不少……如中品之陶潜，宜在上品。”

说实在的，让陶渊明屈居中品确实有失公允。陶诗的境界明显高于当时诗坛庸常的过于现实化的应景诗和不着边际的玄言诗，所以美学价值极高。早在归隐前，陶渊明就曾留下“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这样对归隐充满期待的佳句；正式隐居后第二年就写出了田园诗的代表作《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洗练的语句、朴拙的意象，无不透露出诗人发自内心的喜悦：自由的心灵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得到最好的安顿，无须再理会官场的种种恶俗，那么，此生夫复何求！

时至唐代，对陶诗感兴趣的诗人渐渐增多并有所效仿，其中学得比较像样的是王维和孟浩然。清代沈德潜《说诗晬语》云：“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皆学习而得其性之所近。”当然，学得再好，也难以企及陶诗的真髓。

至于陶渊明真正受到文坛的普遍重视，那已经是北宋以后的事了。苏东坡可以说是陶渊明的一个“远年知音”，一句八字评语“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奠定了陶诗在中国诗歌史上高标独立的地位。他还说：“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陶渊明笔下的素淡平易乍看极为浅显，其实蕴含着极其强健的人生格局。你瞧，“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仿佛枯墨滑笔，信手勾勒出一幅表面素淡与内心富足相映成趣的画面。这还不够，又来两句“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再现现成不过的实景，虽说地理方位的遥远造成视线的模糊不清，却也挡不住“不违所愿”带来的“天涯近”。

在陶渊明看来，写景即写心。清代刘熙载《艺概》说得好：“陶诗‘吾亦爱吾庐’，我亦具物之情也。”近人王国维从陶渊明的《饮酒》中举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以为是“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又以为此诗好处在于“不隔”，就是完全融入自然后的流露，读者在不经意间也会作身临其境后的换位思考，从而收获那份“真意”。可见陶诗之所以高妙，说白了就是不求表面的好看，诗便显得自然。

济慈故居那棵树

上世纪三十年代，朱自清先生留学英国归来后写成《欧游杂记》。书中提到去伦敦市北汉姆郡台德区凭吊济慈故居，唤起了我重温济慈作品的兴味。

济慈这位只活了二十六岁的天才诗人，是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诗派的杰出代表，英国文坛上的一颗璀璨明星，与拜伦、雪莱齐名。朱自清来到这位久慕的诗人恋爱、写诗的地方，站在屋后幽静的大花园里，满眼郁郁葱葱的是草，缤纷绚烂的是花。他注意到，醒目处一棵老梅树早已枯死，树干却依旧傲然矗立。济慈那首著名诗篇《夜莺歌》(今译《夜莺颂》)就是在这棵树下写成的吧？

《夜莺颂》作于1819年5月，济慈告诉好友布朗：“1819年春天，一只夜莺在我家后院那棵树上筑巢。我在树下一连坐了两三个小时听它唱歌，第二天早晨一口气写了八十行诗……”当时济慈恰逢情感生活的纠结和疾病的折磨，我们在诗中不难把准那狂躁的脉搏：“远远地、远远地没，让我忘掉你在树叶间从不知道的一切，忘记这疲劳、热病和焦躁……”让诗人感到庆幸的是，他从自家院子里树梢上夜莺的歌声中，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这就让他瞬间忘记了世间的苦与痛，超脱了“忧伤和灰眼的绝望”。

此时此刻，济慈眼中的夜莺就像一个小天使，带来让他归于永恒宁静的天籁之音。我总觉得，朱自清先生之所以对此感同身受，是跟他自己遭遇丧偶的不幸有关。就在这次旅欧前两年，他的结发妻子武钟谦女士病逝，朱自清一直觉得痛苦无法排解，深陷于人生理想和生命态度的两难。济慈故居的那棵树，成就了《夜莺颂》的激动人心，也带给朱自清一股无形的生存力量。于是，他站在枯死的老梅树下，一遍又一遍地吟诵：“去吧！去吧！我要朝你飞去……我要展开诗歌的无形羽翼，尽管这头脑已经困顿、疲惫；去了！呵，我已经和你同往！”

她化作翩然的飞雪

□天凌

“‘翩然’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字，我摆脱了逐渐让我痛苦的躯壳，‘翩然’地化为雪花飞去了！”

2024年12月4日13点，知名作家琼瑶选择在这个时刻结束自己的生命。在遗书中，她用大家耳熟能详的浪漫文笔，讲述自己为何这样交上人生最后的答卷，她不想在年迈体虚之时，成为“插管维生”的卧床老人，成为别人的负累，这与她极度热爱的美与自由相伴，因此，她在尚有余力为这最后的人生大事“作主”之时，她选择以这种方式归去。

在她有尊严地离去之前，她留下鼓励后人的遗书，字斟句酌，文气翩然；她穿上红衣，画上精致的妆容，在书页间放上红玫瑰，微笑着录下告别视频，她坦言“我不想听天由命，不想慢慢枯萎凋零”。“为了让我灵魂也能‘翩然’，大家为我笑、为我高歌、为我跳舞吧！”

不得不说，以这种方式归去，很琼瑶。

琼瑶是一位在通俗文学领域、影视领域甚至流行音乐领域都留下重要足迹的人，她是作家、编剧，也是重要的制片人、主题曲创作者乃至选角导演。多年来，琼瑶被称为我国台湾地区的“爱情教母”，在整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她的浪漫爱情小说让港台的年轻女学生们为之倾倒，影响了一代人的爱情观。她的作品通常拥有激烈的戏剧冲突与爱恨情仇，充满了师生恋、三角恋、虐恋等曲折情节，主人公经常为了爱情慷慨陈词，吟诗作赋，发出大段文学化的感慨，仿佛人生中，爱情永远排位第一，小说文采斐然，一些骈文式的句式，又充满中国古代才子佳人故事的典雅韵味，“典雅与背德”形成的绝妙冲突，让她的小说充满了“爱张力”，让当时的

读者们欲罢不能。尤其是在儒家思想依旧占据上风的台湾社会，不管是琼瑶本人特立独行追求所爱的激烈个性，还是她小说中对“虐恋”的大胆表达，都像火花一样闪烁，让她的小说与人一样，一时间充满了魅力。

她那种永不熄灭、不受束缚的生命热情，自然与她童年因战乱逃难时，因为两个弟弟走失，差点被绝望的父母带着一同自杀相关。原名陈喆的她惊惶万分，在海中拼命挣扎呼救，父母才清醒过来，放弃了这个念头。这一激烈的童年创伤，激发了琼瑶成年后极为自己的人生姿态，她不肯屈居自己，也不允许自己生命的某一阶段过得苟且、平淡。她一直陷入这些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强度的恋情之中，她真挚地觉得“没有爱情的生活不值得过”。

1962年，24岁的琼瑶开始在中国台湾《皇冠》杂志发表短篇小说，次年她的处女作《窗外》出版，讲述的就是她和高中国文老师的一段恋情。小说《窗外》爆红时，她和大男子主义的丈夫之间早已产生矛盾，《窗外》的走红更加剧了两人的分崩离析，于是，生性浪漫的她在约稿、写作的过程中，也爱上了比她大十多岁的《皇冠》杂志社社长平鑫涛。他们一直以合作伙伴和地下恋人的身份相处，直到十多年来平鑫涛离婚，与琼瑶结婚。

她这一生，也践行了“爱情像自由呼吸一样必要”，最终将人生中的奇遇与颠簸，都化为写作的养料。除了写作天分，琼瑶也极具商业头脑。1965年，琼瑶的作品《追寻》《哑妻》被电影公司选中并改编成电影，大获成功，她看准时机，说服平鑫涛一起成立电影公司，她不辞辛苦，自当编剧，广为选角，将自己的小说改编为商业电影。她也亲自跟随剧组，在服

化道等细节上精雕细琢，终于制作出卖座电影《我是一片云》，成功把一大波武侠电影的迷恋者，也培养成自己的忠实影迷。

琼瑶精准的选角眼光，一向在电影圈相当有名，当时的她，也为华语影坛输送了很多“巨星”。比如出演《窗外》《我是一片云》中女主角的林青霞，与林青霞搭档并分别产生恋情的秦汉、秦祥林，无不通过出演琼瑶的电影扩展了知名度。

20世纪80年代末，琼瑶和平鑫涛敏锐地觉察到，电视机的普及将一大批观众从电影院拉到只有十几寸的小小荧屏前，便成立怡人传播公司，将琼瑶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并推出了大热剧《几度夕阳红》。在选角上的敏锐，以及制造悬念及戏剧冲突的能力，再次让琼瑶获得成功，她推出了刘雪华、陈德容、蒋勤勤、俞小凡、金素梅等新一代“琼瑶女郎”。此后，“琼瑶热”传进中国大陆，琼瑶也开始在更广阔的市场上“翩然起舞”。20世纪90年代末，琼瑶再度颠覆固有风格，在古装剧《还珠格格》中融入了新鲜的武侠、清宫、喜剧剧情，这部剧不仅在当年，更在此后几十年间，每逢寒暑假都成为各大电视台的收视王牌，女主角古灵精怪的喜剧天分，以及戏中人物过山车般的大喜大悲，能让两岸人都看进去，似乎除了琼瑶阿姨，谁也没有此等号召力。

无论生前有多少争议，琼瑶的勇气还是像雪花一样动人，她真的很喜欢《还珠格格》，因此，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不忘以这部剧的主题曲向爱过她作品的人们告别：“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活得潇潇洒洒。”这个曾经极度追求爱和浪漫的琼瑶阿姨，做过的最本我的一件事，就是轰轰烈烈地活过，也能洒脱地放下一切，追光而去。



《井邑无衣冠》

周鼎

四川人民出版社

隋唐之际，士人阶层从乡里关系中脱颖而出，世代著籍、营葬两京，成为“中央化”的官僚家族。围绕藩镇体制下的资源再分配，侨寓士人与地方人群展开激烈博弈，而唐宋之际的精英转型、乡里秩序重构等历史命题，也可置于这一历史脉络下重新理解。



《璩家花园》

叶兆言

译林出版社

小说以南京城南一座老宅院，两个家庭，三代人悲欢交集的人生故事为主线，书写共和国七十余载平民史诗。“璩家花园”目睹了主人公天井及一众亲朋好友和街坊邻居的命运起伏，也见证了当代重大历史时刻的轮番登场。



《俄国思想史：从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

[波]安杰伊·瓦利茨基

译林出版社

俄国的18世纪和19世纪，作为一个群体的知识分子在俄国出现，他们围绕着传统与现代、俄国与西方、民粹与马克思主义等主要轴线的思考，呈现出俄国思想家对西方思想的接受和驳斥的过程，也有助于建构整个欧洲思想史的发展语境。



客厅有书架

□关立蓉

书借出去，大约有两种情况，借书人主动开口，或是主人自愿奉献。一本书，离开主人的书架，在主人依依不舍的目光中，无法回绝的忍痛割爱中，它不得不背井离乡，大概率是很难回到原来的位置。

周末，几位好友相聚，照例落座客厅，主人泡上一壶好茶，备些蔬果，听他们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便是个惬意的午后时光。有人起身，向客厅角落处的书架走去。看他在书架前寻寻觅觅，弯腰蹲步，手指在书脊上走走停停，主人心里一紧：“这是要借书了！”果然，听到了夸张又带着惊喜的语气：“哇，《空谷幽兰》，还有《禅的行囊》！我一直想看呢，能借给我吗？”主人在心里说：“不能借，去年春天借的《江城》，到现在还没还呢！”“这两本书也是别人借给我的。”主人故作镇定，斗胆撒谎，心里有点后悔，悔不该在客厅放置书架，让心爱之物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增加流失的风险。“不会吧，这上面还有你的签字，某年某月购于先锋书店！”“哦，我大概记错了。”主人只能讪笑着走过去，拿回那两本书，取走夹在书里的便签。那是看书时，一时兴起，写些爱恨情仇，这些不成熟的文字，还不能与别人分享。抑或有先见之明，客厅书架上的每一本书，都有被借出的风险，便不在书的页眉和空白处写字，这样借出的书没有秘密可言，就算是有借无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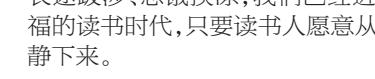
还可以于留存的便签中，寻回与它第一次晤面时，汹涌澎湃的心迹。

有些书被借走，或许今生就永远分别了。特别珍爱的书，不久会再购买一本，留存的便签，夹在新书里。新书的封面光滑整洁，妩媚至极。但我还是怀念那本旧书，上百次的摩挲，它沧桑憔悴，却依旧风姿绰约。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一次购买，还是1996年冬日，在南京下关码头边的一家小书店，惊鸿一瞥间，与之相逢。记得是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印刷的字体很小，页面都是精华。这本书被朋友借走，终无归。现在书架上的这套《平凡的世界》，已是第四次购得，乃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一二三部。它依然处于书架的C位，它就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像火一样，永远燃烧着炙人灿烂的光焰。

有些书，是主动借出的，比如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那次来访的朋友中，有一位中学老师。“怎么？你还没有读过阿城的这本成名作，那一定要读一读，这本书，信手翻开一页，读上一段，一次都不会让你失望，没有一页使人兴味索然，何等妙不可言的杰作！”我慷慨地取出阿城的书，虽然他上次借阅非艾萨拉德的《夜色温柔》，至今没有归还的迹象，我耿耿于怀，以至于每逢夜幕降临，就想到漂泊在外的《夜色温柔》。他欢喜地取走那本书，过了些时候，在另外一个朋友家里，只听他说：“怎么？你还没有读过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语言的技巧用到极致，这真是一本必读的书！”我听了，心里涌过一阵知音相遇的热流，脱口而出：“你看好了吗？可以还我了吗？”“啊，真不好意思，是你的书呀，我借给同事了……”

书流转到第三个读者手中，或许还会漂流到更多的地方。书，就是这样流通着。我想，我可以重新购买一本，充实客厅书架。古往今来，借书还书的模范生当属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这位明初开国文臣之首说得慷慨而悲壮：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时光流转，如今，想要读一本书，已无须经过艰苦的磨砺，像宋濂那样四处借书、长途跋涉、忍饿挨冻，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幸福的读书时代，只要读书人愿意从喧嚣中安静下来。

有些书，是主动借出的，比如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那次来访的朋友中，有一位中学老师。“怎么？你还没有读过阿城的这本成名作，那一定要读一读，这本书，信手翻开一页，读上一段，一次都不会让你失望，没有一页使人兴味索然，何等妙不可言的杰作！”我慷慨地取出阿城的书，虽然他上次借阅非艾萨拉德的《夜色温柔》，至今没有归还的迹象，我耿耿于怀，以至于每逢夜幕降临，就想到漂泊在外的《夜色温柔》。他欢喜地取走那本书，过了些时候，在另外一个朋友家里，只听他说：“怎么？你还没有读过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语言的技巧用到极致，这真是一本必读的书！”我听了，心里涌过一阵知音相遇的热流，脱口而出：“你看好了吗？可以还我了吗？”“啊，真不好意思，是你的书呀，我借给同事了……”



《思想的假死》

[德]彼得·斯洛特戴克

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将“实践”视为决定性的“人类境况”，分析了有关人类思维和行为的新视角，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理论工作者与科学工作者看待其学科的方式和他们的工作内容。他将理论和科学理解为一种通过生成的练习而唤醒工作者投入生活的方式。

